

7 JUL 1934

見我之汚貪除副本

政血助

期十第	卷五第
版出四十月五年三十二國民	
編會動運政當民西山	
號二十寺善崇原太	
行發一星期星達華每中	
刊立號掛准特政郵	本刊價目
零售四分	全年二元
郵票通用	半年一元

評論——根本剷除貪污之我見

冀廷

官吏貪污，早為我國官場中普遍的特長現象，此任何國家所遠不及者，蓋非我國民生而具有此貪污劣根性，溯其促成原因，吾意不外環境壓迫，政治制度不良，而家庭教育之惡劣，尤為其最大主因。

近年來政府當局，均亟亟於廉潔政府之建設，懲辦貪污，何啻三令五申。然而提倡自提過，貪污仍貪污。蓋未嘗因厲行廉潔政治，而使貪污稍有斂跡。此無他，未從上述三大主因，加以根本改善之故也。

(一)家庭教育之惡劣：當子弟任孫時，父兄時有以禮義廉恥，處世立身大道相訓勉者。其論調大都以升官發財，羨慕榮華為原則。例如：諺語所謂：「有錢萬事足」，「是官養千口」，更如吾鄉土語：「忘八有錢坐正席」，意即最下賤之樂戶，發財後，與普通人同桌吃飯，被讓而坐於首席之謂。更十足表現富能掩醜之惡觀念。當子弟求學之時，更以「讀書坐官」享受優越生活，誇耀鄉里。此等封建餘毒，深深印入腦海，一切思想，變成鄙卑龌龊之貪污行為。此等人一旦攫得發財較便之門徑，其有不貪污者鮮矣！然當此時，為貴父兄者，苟能檢查其盈餘數目，是否與其收支相抵後之數字相符合？如涉僞來之物

根本剷除貪污之我見

市政公所裁撤之後

省公安局驅逐乞丐

要不得也之兩督學

假公自肥之汾陽潘督學

詐騙之繁峙韓督學

目錄

良民破冤之一封通緝
汾陽佛教會長之欵財

望獄樓隨筆



(二)環境壓迫：今之置身政治舞臺上者，大都出身於學界。當其求學時代，其一切費用，不論係家庭之供

給，或友朋之贊助。而其原則，總不外望其所謂大成後，以期收獲較優越之良果，是故一旦稍有機會，勢必設法攜錢，以償還所謂本錢。他如本身生活程度，日漸增高，內室裝飾極趨糜登。父母贍養費之積蓄，本人下台後生活費之預備。似此以有限薪金，而供無境慾望，其欲不貪污，安可得乎？

(三)政治制度不良：語曰：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」，此最吻合現在官場。我國任何一省，莫不實行此種制度，主席易人，各廳亦隨之而易。甚至錄事差役，亦莫不隨首領而定留去。

且現行制度，又規定薦任職幾月一易，簡任特任亦有定期，官吏去留，並不視其成績，全以其運動力如何為斷。然則，升官機會既不可多得，留任期限，又甚短促。加以上下交征利，大開賄賂之門，竟或有以幾百元買縣長，幾千元賄廳長。試問此種運動費，將何由出？清廉官吏，失却保障，貪污者流，反多升官機會，此等政治組織下之官吏，不貪不汚，又將何待？

總之，消除貪污，已為政府與人民當前急務，但欲其根本絕跡，則必須從改善家庭教育與環境入手。務必養成清廉正直，一介不苟之高尚人格。

市政公所裁撤之後

據最近報載，在太原市上的一個吃飯不管事的形同駢枝的機關——市政公所，總算在省執政當局採納民意之下，給實行裁撤了。這，不能說不是山西政治在監政的監導之下一個作用的變化。

關於市政公所的不管事，不負責，我們在本刊第一卷第十二二期中，就已經發表過監督的指摘了。為了市政公所的潛職，我們也會用文字要求當局及民衆，予以切責的「罷免」，但是，我們的意見，從二十一年八月遷延到二十三年五月，才見諸實行，雖說當局不能勇敢的採納我們的意見指陳，去改過遷善，使我們覺得遺憾！

然而，畢竟在過了二十一個月份之後的今日，總算依照本會貢獻的意見，把這個不管事，不負責的太麻市的點綴品，給乾而且脆的裁撤了。

，並確改革政治制度，則政治前途，或有一線曙光。倘不然者，則所謂廉潔云云，亦不過徒作貪污之護身符者而已。

◆德信印刷廠◆

印 承

書籍雜誌

商標傳單

文憑股票
銀行簿記
五色畫報
銅版印刷
鋅版印刷
週刊日刊
精美的書
求精善

廠址太原西肖牆五十八號
電話分機五十九號

們再去加以褒貶，不過，市政公所自民六成立迄今這十八年的辰光，它的一筆開支，在毫無建設和指施的市容真況之下，是還值得我們替出過錢的民衆，作最後一聲給該公所送終的吶喊呢！

本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發表的「一致市政公所一封公開的信」中，曾列出市政公所每年收入項目共有九種：

- （一）泰安公司每年地產租金收入，
- （二）新化公司每年紅利收入，
- （三）首義門外每年地產租金收入，
- （四）城隍廟會歷年收入，（按城隍廟會已移新南門外——編者）
- （五）海子邊歷年棚攤收入，
- （六）新南市場二十一年會場及平均房室租金收入，
- （七）南海冰窖收入，
- （八）佛教會……收入，
- （九）其他收入：據估計市政公所每年經常收入約有三萬元之譜，而開支方面，除有數的職員薪工外，究竟是怎樣一本細賬？能否明白詳實開列，公諸社會，以釋市民之羣疑？到現在該所已屆裁撤結束，我們認為市政公所大所長，是應當坦白的向市民作一個總結的報告了。

復次，此次市政公所裁撤之後，據說決定交代給省會公安局了，公安局的程局長努力從公，遇事負責，這是我們知道的，我們希望程局長在辦接交的辰光，要清楚，明白，切勿因



(報章海上載轉 話講來下)

中國的公民，向來是納稅不問事——即稅款用途的。縱然現在是革命後的民主共和國了，縱然太原也委為一個省會的都市了，但是，太原的市民，到底還缺乏這種「每事問」的意識和精神。可是，貪官，污吏，就任人民這種弱點上，討着敲剝刮削的生活，誠然，我們不願意把貪污逼頂生鐵冠加任市政公所當事者的頭上，因此，我們要求市政公所的當事者，著而連接交市政公所的省會公安局，都給我們一個負責的答覆，給我們一個雄辯的事實之公佈！我們期待着，我們甚願市政公所的負責人，不因此而犧牲他的名譽和人格！

天曉得：我們當初的意思，並沒有不重視促進市政建設的市政機關，但是尸位素餐的偶像，是必須要罷免掉而另換有靈有應的活人的，以居留人口達到十餘萬的太原市，無論在人事方面，或者在設施方面，是很需要一個有能力的，即健全的市政組織的，可是，對市民利害不關心不負責的市政公所，却是太不符市民的願望和受過的了。

希求了，現在，市政公所裁撤之後，由省會公安局代負整頓市政之責，我們盼望繼來者，不要走上過去市政公

省公安局驅逐乞丐

近來，省會公安局，決定了一件也許是爲了整頓市容以壯觀瞻的辦法，那就是把城裡的叫花子，一齊驅逐出城外，不許在城內逗留！

生不幸而爲被人壓迫侵略的中國人，更不幸而爲僻處山中的老西兒，尤不幸而爲老西裡邊的叫花子，這三個不幸，算是決定了「一生倒霉」的邪運了。太原府沒有一個王三姐，所以太原府的叫花子中也產不出兩臂有力、能降紅鬃烈馬的薛平貴，既然叫花子沒有希望一做朝人王地主，結果是叫花子甚麼鳥氣也得受，反正叫花子請不起常年法律顧問，所以省公安局違背訓政約法剝奪叫花子居住自由權的行爲，是除了我這不平者外，再也沒有人肯代提一個抗議的。

假使省公安局以爲乞丐充滿街市，殊於市容有碍，那麼處在被壓迫被侵略，鄉村經濟完全破產了的現代中

所的故鄉，使太原市民對它——市政發生點圓滿的美感才好！（紫）

國，這種驅逐出城的辦法，絕不是澈底的根本的辦法。況且驅逐也不能淨盡，猶之乎賭博大症一樣，有勢力的大人先生，還是電燈輝煌的博其賭而煙其吸的，同理，手眼通天的叫花子，也是屢根兒不會因驅逐而絕于跡城內的。

不過，我們聽說：公安局對於驅逐乞丐出城的辦法，是有一個策略的，就是老弱驅之出城，而少壯則拘之，自新習藝所，每日爲該局不息的工作着，不消說，工作的代價，是兩箇米湯，一個黑麵傻頭。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，那我又要爲被拘的少壯乞丐主張應得的權利了。

窮，是誰也不願意的，窮而至于叫花，那更是苦惱到極點了。但是，窮而甚至于沿門求乞，那是絕不犯罪的。叫花子甘願爲不相識者當孫子，身父母，也只好默認的認之。打撻，是犯強盜罪的；穿盜，是犯偷竊罪的；尋搭，是犯小偷罪的；只有沿門叫化，是犧牲自己的身分，見人就喊奶奶的，除了追逐行人時，使被追逐者覺得討厭而在法律上，乞丐是無罪可犯的。在政治建設不周備，社會經濟衰落，鄉村經濟破壞的目前，叫化是受壓迫的窮人最後的一條出路，公安局不應當把窮人這最後的出路堵塞。即以法律說：亦不應剝奪乞丐在城市內的居住自由權，和窮苦人的生活工作力的運用權。

如果政治當局，有組織完備的貧民救濟機關，使得無依無靠的窮人有一個安居，足食，暖衣的歸宿所在，而窮人還不願以自己力之所運用去謀生存，那個窮人便已陷入不可救藥之境了，他和吸食白癡不戒絕一樣，已甘心自絕于人類社會了。那就不妨治他以侵犯國家民族利益之罪，到那時，不但要驅逐他，還進一步監禁他呢。然而，現在不歎而罰，在我們是覺着太不平了。自新習藝所的組織不良，它只像是一個監獄工場，絕不是一

個救濟貧民的機關，它取不到貧民對它的信仰與同情，這是不能抹殺的事實。在這個事實現象之下，乞丐不去自新，咎是應當由公安局負責的。

這裡，我願意貢獻省公安局，這種不妥當的辦法，是不應當的，假使

要不得也之兩督學

關於縣教育的通訊，我們接到的本來不多，前些時曾有幾位縣教育局長，那只是教育行政問題的一頁與學生教員的關係，毋寧說是間接的，還適當些。這次，我們收到了兩位督學的紀事，但是，這兩位督學先生，太不能叫我們歡喜了，一位是假公自肥，一位是誑欺詐騙，如此督學而欲下層教育完善，當然是不可能的了。所以我們謹之曰「要不得也」，也是忍痛以書之耳！人民是國家之基礎，有健全之國民，始有富強之國家，這是老生常談，同理，下層教育是養成健全的國民的基本工作，如果下層教育不有圓滿的成績，那難怪中大學中培植不出傑出的人才，像任這樣「要不得也」的督學之指導下，教育當然不會好起來，而影響于國家社會的，也就極其重且大了。我們希望這兩位督學，能標然的讀我們的記述而勇敢的步入自新之途，使我們有登載誇讚他們勤敏的好文字的那一天，那麼，我們也就不算白費辛苦了。

假公自肥之汾陽潘督學

（汾陽通訊）

汾陽教育，向稱發達，惟自督學潘振維到差以來，數年之間，竟將全縣教育，弄得一塌胡塗，蓋潘某實一不學無術，寡廉鮮恥之徒也，此等處所，彼亦深知，故為培植其勢力，鞏固其地位計，對於各校教育，率皆任意取捨，學問成績，在所不顧，只要

長之位，反之則雖文才優秀，資格相符，亦不能得一教員之位，至於各校應行興革諸事，非惟不願，實亦不知，故數年以來，竟將全縣教育摧毀無餘，而年來又變本加厲，假公自肥，以致縣中人士，莫不譁然，茲將其弊竇，舉述一二，藉資証實：

（一）本縣教育會，久為潘等所把持，故每年每月由財政局所撥給之集會費等項大洋三十三元三角五分，悉入潘某私囊，絲毫未有建樹，此宗款項，每年統計在四百元以上。故潘某竟大發洋財，揮霍任性了。

（二）本縣每年均由縣財政局撥給圖書館添設書籍費大洋二百元，著作擴充圖書館之用，此宗款項，亦

公安局反過來設身處地的熱思一下，也自會想像出來：驅逐乞丐出城和剷奪少壯乞丐的生活力，是如何不合理，不合法，不近人情了。我們希望公安局在根本上把貧民救濟機關嚴密

的，完善的整頓一下，改組一下，那樣子不祇是貧民能運用他的生活力，並且衰落的社會經濟也一定蒙受非淺，未知賢明的程局長，亦以此覽見爲然否？（美）

係由潘某經手，而潘某則以只要有錢到手，掃數盡入私囊為主義，故擴充圖書館之二百元，亦為潘某中飽，至於圖書館之書籍，則仍然照舊，一頁未添，因此所謂圖書館者，幾一變而為無書館矣。

夫教育費用，各縣名屬不足，負

責之人，正宜多方籌劃，以備發展，而潘某不惟計不出此，且適大相逕庭，並僅有之少數，亦全歸私囊，身居一縣教育界領袖之高位，而竟大施毒手，破壞教育，不惟對本縣教育界不起，實亦社會文化之蠹蟲，苟不及早剷除，則汾陽教育之前途，更不堪設想矣！

誑欺詐騙之繁峙韓督學（繁峙通訊）

繁峙縣教育局縣督學韓安國，自任事以來，為期已三四年之久，接之人情法理，早應有所建樹，孰料該韓某尸位素餐，建設毫無，兼且秉性惡劣，好嫖好吃，以致每年所得薪金，完全不敷支配，於是遂一不做二不休

，巧設方法，濫施敲詐，藉補虧空，並飽淫慾。前以假捏儲蓄會之名義，向其所轄區內之各小學教員，剝削不少。至去年冬季，韓某係管轄第三區，第一股，因前技已不能使人入套，變本乃加厲，明白規定，普通小學教

員每人送禮五元，簡易教員，每人送禮三元，各教員均以謀事不易，希求翌年連任，故皆奉承惟謹，不敢不遵，從此韓某遂大發意外之財，及至今年開學之始，送禮而得連任之人固屬不少，但送禮而無事得作者，亦實繁聯合數十人，聯名分向縣政府教育廳控告，縣府乃令教育局長下鄉調查，教育廳亦轉報省政府，省府乃令村政視查員周維州到縣查究，周委員到縣後，乃將原告等一一在建設局傳訊屬實，並令各原告出具甘結，以便呈報，此事前途如何了結，尚難預料，嗚呼，教育界向稱清高，而今竟出此敗類，尚望教育前途大放光明耶？

文蔚閣南紙印刷廠

本廠特備完全國貨，兼聘專門技師，以供印刷界之所需，并置有鉛石兩印，承印各樣鈔票，各種縣志，文憑股票，五色畫報，商標，仿單，華洋書籍，銀行簿記，週刊雜誌，銅版鋅版，各片信箋各種印刷，必期精益求精，自開辦以來，已歷有年，久荷各界嘉許，惠顧諸君幸垂鑒焉。

本廠主人謹啟

逕啟者敝公司向經理亞細亞火油公司煤汽油
黃油膏各種機器油及洋燭臘料並卜內門公司
洋鹹燒潔肥田粉各種顏料化粧品原料熟
皮材料暨皮隆氏九一四藥品及英瑞公司各種
牛奶淡奶代奶粉天津啟新公司馬牌洋灰等貨
火險公司保險事宜及天津油漆公司各色磁漆
鈆油及陽泉建昌公司煤炭如蒙光顧毋任歡迎

原太祥記公司廣告

佛教原爲慈悲渡人之宗教，打倒慾望之第一對象即爲「貪」，近來年居士如林，皈依者衆，經太虛法師之提倡，始是有科學佛教之稱號，而佛教遂亦「會」化，孰知，不肖之徒，即假此名以售其奸，如汾陽佛教會長張又福，誠可謂悟精法高之我佛罪人，茲將張氏在汾之歛財術，描繪一段，以想見張氏之爲人焉。

汾陽佛教會，歷于陰曆四月初四，五、六三日，在本縣東關娘娘廟演劇或安木偶，一切花費，皆爲全東關商號及花戶負擔，此爲歷年來之習俗，迨至今年該會則巧焉思詐，花樣百出，乃將向日之公演看戲，今一變而爲買票看戲，花費仍由全關商號及花戶擔任，該會所規定之看戲辦法，即上午准許自由看戲，至下午則爲賣票，雖東關商號及花戶看戲，亦必須買票，無票則不准入場，以是全關人士，輿論大嘆，心甚不平，但以該佛教會會長張文福，既是本縣十足的紳士，又是東關局局長，（全東關商號及花

汾陽佛教會長之歛財術

（汾陽通訊）

戶，悉在東關局指揮之下）故雖一度而已，似此等假公濟私，敲民衆竹槓之輩，誠無廉無恥之至矣，他如處理

編輯先生：啟者：近閱貴刊對於民情民隱，盡情批露，茲述窺事一則，務祈貴刊刊發並希見教為盼。

仙頭村長苗景明，生性貪婪，作事乖戾，又有保衛團苗毓慶和無賴苗清泰等爲虎作倀，本年二月間選舉村長，村民謂前者民疾，置之罔聞，今當選舉時期，理宜革除向來弊端，



（報晶海上載轉，觀樂途前）

良民被冤之一封通信

重行盤頓，舊村長苗某埋名賄串，旋經衙水頭徐金保董庄寵福盛，史家溝五進元，賀寶嶺王秋發，王家庄王富兒等，出名稟控村長，及保衛團等各在案，苗景明自覺作事過火，遭人攻擊，賄串巡警，飭令苗毓慶到衙水頭徐金保家，栽贓金丹一百多粒，金丹板一個，丹袋一個，苗清泰到董庄寵福盛家，栽贓金丹三十餘粒，前經栽贓，後面搜查，結果均被搜出，但據某龍某家世清白，素行端方，對金丹民選舉爲盤頓村政之代表，遂被人栽贓陷害，竟遭不白之冤，且徐金保福

全關一切糾紛事項，其上下其手，神通廣大，更可想而知也。吾人對之別無可言，只有默誦佛號，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福壽是爲公而非爲私，二仙頭等八村（即二仙頭，前董庄，後董庄，鵝水頭，史家溝，王家庄，賀家嶺，均地莊，等是）人民，對拘押徐某龐某一事，甚爲憤慨，故聯名呼籲，懇請屯留縣府伸雪冤抑，而縣政府處事姦頑，雖不作聲。因覺事謹固，故敢請貴刊轉其訴諸社會輿論焉。（山人）

望獄樓隨筆

樓主

日前讀本市某報副刊載某教育機關某君發表之關於戲劇的文字，其中有一句是「他媽的！」（樓王筆下留德不肯照寫原字），作者筆不饒人，把他媽的：給撇出來了。勇敢倒可說勇敢，不過文字的價值可是掃地了。

從前吳老頭（稚暉）在做文時，引用過一句無錫土白，說是「借錢結婚，口鬆借緊」，當時吳老頭是什麼也不怕的革命英雄，但是對於這個字是不堪在筆下寫出來的，我們的山西某君，竟肯不顧一切，把他媽的：筆之於紙，而編者也原稿付印，排之版面，痛快倒也痛快，只是未免太不堪入目了。

關於屯留第二區二仙頭村這位苗村長的胡作非爲，欺壓良民，本刊五卷二期，曾經發表過一篇「屯留村政黑幕」村政處也許已經注意此事了。不過，讀者可參考前文，與山人君之來信，互相印證，那麼，這位苗村長猙獰的面目，在我們的想像領域內就可以有一個很清楚的輪廓了。（編者）

關於「他媽的！」這是下流社會常用的一句話，這個「！」在各處是不同其聲調的，在被日人強奪去的東三省是叫「巴子」的，在廣東是叫「法海」的，在西北甘肅一帶彷彿是叫「兄兄」的，還有的地方叫「鴿子」，但某君的字形是不錯的，可不知某君把它讀成個什麼音韻呢？

近來太原的空氣，是往往以肉麻當有趣的下級裡號走了。這在文字的表現上，是很顯露的看見的，不過文字實在含蓄，否則，就不免被人譏之曰不堪入目。日前讀上海晶報，載有走火君的一段×○詩，這×○不是易卦的動爻，其實也就說動，又何人較之某君直撇他媽的！似乎另有不

同。執筆書此，不禁三嘆。

某君的他媽的！這是下流社會常用的一句話，這個「！」在各處是不同其聲調的，在被日人強奪去的東三省是叫「巴子」的，在廣東是叫「法海」的，在西北甘肅一帶彷彿是叫「兄兄」的，還有的地方叫「鴿子」，但某君的字形是不錯的，可不知某君把它讀成個什麼音韻呢？

近來太原的空氣，是往往以肉麻當有趣的下級裡號走了。這在文字的表現上，是很顯露的看見的，不過文字實在含蓄，否則，就不免被人譏之曰不堪入目。日前讀上海晶報，載有走火君的一段×○詩，這×○不是易卦的動爻，其實也就說動，又何人較之某君直撇他媽的！似乎另有不

同。執筆書此，不禁三嘆。

某君的他媽的！這是下流社會常用的一句話，這個「！」在各處是不同其聲調的，在被日人強奪去的東三省是叫「巴子」的，在廣東是叫「法海」的，在西北甘肅一帶彷彿是叫「兄兄」的，還有的地方叫「鴿子」，但某君的字形是不錯的，可不知某君把它讀成個什麼音韻呢？

近來太原的空氣，是往往以肉麻當有趣的下級裡號走了。這在文字的表現上，是很顯露的看見的，不過文字實在含蓄，否則，就不免被人譏之曰不堪入目。日前讀上海晶報，載有走火君的一段×○詩，這×○不是易卦的動爻，其實也就說動，又何人較之某君直撇他媽的！似乎另有不